



春秋諸名臣傳目錄卷之四

齊

鮑叔牙

管敬仲

仲叔湫

高傒

逢丑父

晏嬰

陳文子

鮑文子

大史南史

虞人

右齊臣九人

二泉山人論曰齊與魯比齊之疆非魯之所及也至於人才則魯過之公孫丑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魯有之乎惟其無之是以過



之蓋聖人之化深矣論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吾於人才亦云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句吳後學潛菴姚 咨纂補

門人安紹芳校梓

齊

鮑叔牙

鮑叔字叔牙妣姓或云夏禹之後仕齊食采於鮑因氏初襄公在位不恤國難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公子糾爭立小白乃自莒入是為桓公公立取子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迺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

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爲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叔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

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常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受之而退管仲相凡內脩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糾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

力亦鮑叔左右之也桓公嘗飲酒酣謂鮑叔曰盥不起爲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而起曰使公無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委政易牙豎刁開方

而齊遂亂叔之曾孫牽牽之弟國皆其後也世爲齊卿

潛菴子曰世之稱善友者管鮑使鮑叔不薦敬仲齊桓雖欲取威定霸國無其人誰與興理乎得賢臣而弘功業固相湏之殷知人之賢舉以致治亦休乎其有容也後之妨賢病國者聞管鮑交誼寧無醜顏

管敬仲

管敬仲夷吾穎上人出自周穆王至敬仲始顯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遇之比與召忽俱爲

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敬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敬仲將兵遮莒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敬仲使馳報魯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敬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若治國家非管夷吾不可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帶鉤濱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勤也君宥而反之亦若是也桓公曰如何鮑叔曰盍請諸魯語具鮑叔傳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於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

侯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閑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

春秋列傳卷之四
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爲大諫與隰朋
甯戚城父賓胥無輔政敬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
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
窮祿賢能反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
五年與魯莊公會於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
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愈小快
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
會諸侯於鄆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爲敬仲城
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敬仲言於桓公曰戎狄
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

可懷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
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敬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
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
諸侯于甯毋敬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
官受方物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

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
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敬
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
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
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
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摠
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
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
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

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
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
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桓公辭焉二十五年桓
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胙曰余一人之命
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
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敬仲謀敬仲對曰爲君
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
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
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敬仲
能立爲仲父奪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

春秋列傳卷之四
山禪梁父敬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恠物至乃
得封桓公乃止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
王以上卿之禮饗敬仲敬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
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
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禮而還桓公與敬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四十一年管敬仲疾革桓
公問敬仲曰群臣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
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
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
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及敬仲卒

桓公不用其言遂亂敬仲每自歎曰吾始困時嘗
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
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
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二仕三見逐鮑叔不以
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死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
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敬仲相
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
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

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
一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
侯飾牲爲載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胙
於絳大朝諸侯於陽穀終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
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
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敬
仲之力也仲爲謀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
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敬仲因伐楚桓公
實北伐山戎敬仲因令燕脩召公之政桓公實欲
背曹沫之盟敬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
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
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敬仲富侔公室有三
歸塞門反坫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爲侈敬仲旣卒
齊國遵其政常彊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率爲名大夫焉

潛菴子曰余嘗讀敬仲所著書紀綱具備足以成
經濟之功使生於西周盛時將不得爲王者輔佐
乎雖然一敬仲耳世三逐之至齊桓專用之而伯
天下故吾夫子稱曰如其仁如其仁蘇長公猶謂

既死不能進賢退不肖爲不知本可慨也夫

仲孫湫

仲孫湫齊大夫也魯莊公薨慶父弑子般成季奔陳閔公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主伯志在匡復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魯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

昏亂霸王之噐也三十九年桓公使仲孫聘於周且言王子帶先是子帶奔齊公欲言于王復之仲孫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公皆從之

潛菴子曰仲孫湫承桓公之命省難于魯目擊慶父稔惡不軌已露其機歸當暴白俾公聲罪以奉天討可也顧乃俟彼自斃爲辭而公亦欲乘釁取魯何哉故春秋書曰來則君臣俱失於是乎見矣

高僎

高僎字敬仲姜姓太公之六代孫文公之子公子

高之孫以王父名爲氏桓公始霸魯嘗叛之十四年莊公以齊師荐至又以母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高僖受成於是僖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婚是爲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構亂子般與閔公繼弒魯於是曠年無君桓公乃遣僖將南陽之甲立僖公以定其位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君而國人屬之成季請之故也僖魯城惡自鹿門至於爭門度地而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魯人賴焉以爲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初桓公自莒復國鑒於徒人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僖爲政鮑叔牙曰管夷吾治於高僖使相可也桓公從之遂使夷吾代僖之任其後高氏世爲卿景公四年以高氏之難齊人思僖賢立其曾孫鄆爲後

潛菴子曰高敬仲爲齊貴卿乃與魯之微者同盟固桓公謙接諸侯亦敬仲善下人也始佐齊治終定魯難以鮑叔一言遽遜相夷吾聿成伯業不可謂不賢也四世之後緒將絕而復續宜哉

逢音丑父

逢氏商諸侯封於齊至武王伐商以其地封太公

有逢丑父者仕齊頃公爲卿士十年晉郤克伐齊師陳於鞍邴夏御頃公丑父爲右郤克傷於矢彊之鼓音不絕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父寢於鞞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丑父教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蔑爲右載公以免韓厥獻丑父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矣有一於此將爲戮乎郤克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入三出而後已遂得亡歸齊

潛菴子曰逢丑父相傳爲逢蒙之後蒙操戈入室以賊其師而丑父能舍身殉國解夫君難其視蒙固玉石矣故執於晉郤獻子聽言俾生之以勸事君者天之顯忠亶其然乎

晏嬰

晏平仲嬰者齊之世家也父曰晏桓子桓子卒嬰鹿衰斬草經帶杖管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非之曰此非大夫之禮也晏子曰惟卿爲大夫

不自直也晏子事靈莊景公三世以節儉力行重於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世以爲陋而晏子行之自若莊公之納欒盈晏子諫不從莊公卒以是死方其難作崔杼閉門齊人莫敢至者晏子獨立於其門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已死而爲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

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杼不敢曰此民之望也於是崔杼慶封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予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予有如上帝乃軟崔慶旣滅欒高方執齊柄以邺殿之邑六十予晏子晏子辭弗受吳季札聘於齊見晏子說之告之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是時陳氏陰收齊民季子與晏子知之晏子嘗以事適晉晉叔向問齊故晏子曰此季世也齊其爲陳氏矣其後陳

桓子卒滅欒高專齊之政子孫代有齊國晏子雖以行義顯齊然不得任其國政蓋從容風議時有所匡救焉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爲更之晏子曰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抑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焉公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履賤景公愀然爲之省刑及其適晉公遂更其室還使宅人反之曰匪宅是卜惟隣是卜二三子先擇隣矣其可違乎公不得已從之公有疾梁丘據言於公請誅祝史公以問晏子晏子曰日宋

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子稱是語何故對曰有德之君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而無媿心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君使也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國受其禍祝史與焉其所以天昏孤疾者爲暴君

使也今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
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
其賄布常無執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
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
不給則應民之疾苦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
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公說使有司寬政薄歛而疾有間遂田於沛晏子
侍于造臺梁丘據在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

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曰和與同異乎對曰和
如和羹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君臣亦然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
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
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
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
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
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

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其後復從容爲公言陳氏將代齊公信之而不能用其言之不回類如此越石父賢在縲絏之中晏子出遭之解左馱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之曰嬰

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吾聞君子屈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方吾在縲絏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於是晏子延入爲上客晏子出其御之妻闕之其夫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旣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他日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

大夫晏子卒陳乞逐高國晏子之子圉奔魯
潛菴子曰晏子儉以持已禮以下人歷事齊靈莊
景二君犯顏敢諫畧無遜辭雖立崔慶陳鮑樂高
之間屹然不動卒顯其君於天下固所謂才大夫
也吾夫子適齊見之稱彼善與人交及泥谿將封
一言竟沮夾谷之會欲以兵劫定公而害夫子曾
不若越石御者其故何與

陳文子

陳文子名須無媯姓敬仲之孫自敬仲奔齊世爲
齊卿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見崔杼曰將如君何

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群
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
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
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五年公懼晉
人之討欲朝於楚楚使蘧啓彊如齊聘且謂期齊
社蒐軍實使客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
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無宇從
蘧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
介根初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
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棠姜偃之姊也偃曰

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
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
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
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
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
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夏五月
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
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柎楹
而歌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踰墻射之
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

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崔子也吾豈可留
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
此猶吾崔子也又可留乎又去之自是景公即政
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善於晉趙孟及
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
趙孟許之遂告於景公及諸大夫皆難之文子曰
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
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於秦趙
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侯蔡
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

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盧蒲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舍兆曰或卜攻讐敢獻其兆舍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封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麻嬰爲尸慶集爲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舍王何以戈擊之解舍左肩舍猶援廟桷動於薨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遂殺集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爲公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子無宇嗣

潛菴子曰陳文子處崔慶之間潔身遠害人固高之矣然旣知杼有逆謀不能預俾之寢知盧蒲癸

將構難不能免慶氏於禍此夫子但許其清而不許其仁與

鮑文子

鮑文子國齊卿叔牙之後其兄曰牽因靈公母聲孟子之訐而刑其足齊人召文子而立之初文子去齊適魯爲施孝叔家臣施氏卜宰匡句黯湏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湏使爲宰以讓文子而致邑焉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文子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景公四十七年魯定公伐陽關討陽虎陽虎使焚萊門

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景公將許之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景公執陽虎囚之文子卒時年九十餘矣

潛菴子曰鮑氏世爲齊卿多能諫之臣若國者雖

耄期不倦叔牙善薦賢與治斯亦其報也與哉

太史南史

太史南史俱不知其姓氏在齊而掌典故者嗣續不一但紀其官而已莊公六年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崔子怒欲弒公以說于晉因侍人賈舉而弒之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怒其直筆殺太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崔子不可盡殺乃舍之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潛菴子曰崔子不軌路人所知矧爲太史者直筆無疑柰何杼也稔惡殺人無已縱南史不往其能免天下後世之誅乎傳言齊有直史所以彰崔杼之罪後世爲史者寧不爲之歛衽

虞人

虞人掌山澤守苑囿之吏初不詳其里氏景公二十六年十二月公疾愈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潛菴之曰虞人之招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肯往

春秋諸名臣傳
卷之四
世之爲士者朝叩秦關暮遊燕壁趨趨囁嚅而求
進曾虞人之不若矣無恠乎獨行者寡倫也

春秋諸名臣傳卷之四

